

三國誌 三

太史慈酣湖小霸王  
呂奉先射戟轅門  
袁公路大起七軍  
雲文和料敵決勝  
下邳城卓操廢兵  
車行瑞許白打圍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曹孟德敗師涪水  
曹孟德會合三將  
夏侯惇抵夫嗜睛  
白門樓呂布殞命  
董國舅內閣受詔

共二十

2119  
6



2119  
4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三

聖嘆外書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呂布襲兖州而曹操卒復兖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為主主轉為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為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甚矣玉璽之無關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為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讐子曰脚頭不立定未可報讐脚頭纔立定亦未可報讐曹操初得兗州而遠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遠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為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敘曹氏立國之始此卷敘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莽莽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敘兩家必夾敘劉備蓋既以備為正統則敘劉處文雖少是正文敘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於旁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

於彼見鱗於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是今人讀三國志而猶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却說張飛拔劍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衛風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從來衣服比妻子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

續但聞人有繼妻不聞有繼兄繼弟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雖失

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識時達勢語家眷

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

生耶今之因姻媿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胞說罷大哭關張

俱感泣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

萬斛馬五百疋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疋使夾攻劉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又

交通呂布反覆可笑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前會為其所拒今又

無義亦無氣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徵兵乘財貽而走思欲東取廣陵比

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許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邊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商於六百里布怒罵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使為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為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資書迎玄德回忽欲攻之忽欲迎之反覆無常可笑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之使呈上書劉立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此在他人決不肯來亦決不敢來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

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謝多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力辭還屯小沛往劉本是呂布寄寓於劉備寄寓於呂布真容反為主反為客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能屈然後能伸確是至言呂布令人送糧米緞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此處接寫孫策忽寫他在袁術堂下趨跪拜坐令人不解其故直至下文方與說明筆法妙甚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併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為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

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補敘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  
待之禮甚傲袁術與孫堅同輩其待策之傲自以為父執耳不知英  
雄固不論年策雖少猶虎也術雖髮白不過一老牛而  
已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  
不覺放聲大哭昔孫堅在洛陽時曾於月下揮淚今孫策在袁術處  
亦於月下放聲一為國事傷情一為家聲發憤我有  
一片心計與天邊月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  
月之感人甚矣哉  
父在日多曾用我君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  
丹陽故障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  
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哭得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  
往江東假名救吳璟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  
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馬  
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袁術謀  
士為他  
人用術之無  
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

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乃翁設誓抵賴  
令子意不願讓以為質當有用之兵大有  
算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却從  
呂範口中補出妙以此相質必肯發兵  
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讐不能報今母舅吳璟  
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先說報  
父讐實  
重在救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  
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  
權留在此為後文借  
號張木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  
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不但借得  
兵馬兼得冠將軍  
大官個尅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  
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  
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  
瑾孫策是小霸王此  
人亦小范增也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

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不但同年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哀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業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洽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一人薦出二人能成大事者必能薦賢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賁禮往聘俱辭不至者周瑜亦不薦之矣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兖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為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敘明劉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眾將商議部將張英曰

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補應前文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袁術以年輕孫策劉繇亦一流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說意外之文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為生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二人不待

相投而後立功乃先立奇策大喜用為車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  
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怒欲  
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劉繇自領兵於神亭  
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士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  
曰有廟在嶺上光武廟宜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洛陽策  
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孫策後來不信神仙此獨信夢兆何也長史張昭  
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  
披掛綽鎗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  
到廟焚香下馬恭拜已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  
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卿自欲興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宗親作對  
何反向漢室祖先致祝也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羽廟而祝之欲祝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  
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為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

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  
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提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  
披挂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  
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此小將借不傳其名可竟稱之為小太史  
慈眾將皆笑燕雀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策大膽正行過  
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  
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儒雅太史慈高叫曰那  
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  
策笑曰只我便是從容你兩箇一齊來併我一箇我不懼你我若怕  
你非孫伯符也孫即獨戰太史慈此項羽所謂獨身挑戰者也慈曰你便眾人都來我亦不  
怕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  
程普等暗暗稱奇在旁觀者眼中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見滲漏乃

伴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  
 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箇便  
 活捉了他也喫眾人奪去不愁捉不得孫策只愁捉了再引一程放  
 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  
 之地慈洩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搠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  
 一鎗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箇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殺得馬  
 不知走的那裏去了不惟從人失散且復愛喪其馬兩箇棄了鎗楸住廝打成相識  
 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  
 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塊盔遮架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  
 敵同是以我困我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  
 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細  
 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和策亦取鎗上馬劉繇

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  
 瑜領軍來到賴有此軍接應不然孫策亦輕身劉繇自引大軍殺下  
 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若非風雨慈策二人次日  
 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  
 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  
 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前日虎牢關上挑孫堅赤幘今  
 落帽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納喊這邊誇勝那邊道  
 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箇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  
 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  
 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  
 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  
 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此段事即



中殺出甚省筆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眾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前只在劉繇口中述其事今却策甚敬愛之拜為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只十數騎耳軋首如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笮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皆後一人挺鎗出馬乃部將干麋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干麋挺鎗來趕那鎗剛搠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

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干麋丟下已被搠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為小霸王性中挾註一筆或即項羽後身亦未可知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又是到孫策營人處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傅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孫堅真被射死孫策詐作射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孫郎在此孫策不死復眾軍皆驚盡棄鎗刀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策入秣

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却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讐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然則雖有二千人原涇縣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來趕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起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里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孫策為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雄也但項羽不能用英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布孫策能用慈勝項羽多矣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然則劉繇自已慈見策待之甚厚

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極似穿封成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眾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眾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眾到寨孫策大喜眾皆服策之知人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於是孫策聚數萬之眾下江東安民恤眾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為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賚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項羽好殺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絕勝老霸王矣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勇而能仁方為難得出是兵勢大盛策乃迎

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孫權此處策領兵南  
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城嘉興  
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輿出兵會於楓橋孫即既得陳武又得  
懼此輿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一將之勇有餘  
張紘諫曰夫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  
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耳隨遣韓  
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蔣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  
裏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輿退走韓當引軍直殺  
到閭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困三日  
無人出戰策引眾軍到閭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將左手托定護梁  
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  
這廝左手說聲未絕弓弦響處果然射箇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

反牢釘在護梁上此將但會罵人却城下城上人見者無不喝采下  
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當着急如何也喝采想蘇州人固應有此滿興 眾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  
驚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輿出城來見  
孫策策請輿入帳飲酒酒酣問輿曰今兄意欲如何輿曰欲與將軍  
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彼自名白虎策命斬嚴輿  
輿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  
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攻取嘉興太史慈攻取烏城  
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人遇孫家兵如遇青龍被土人凌  
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為從征  
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  
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  
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眾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言

朗視之乃會稽餘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朗怒叱之翻長  
 嘆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  
 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  
 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讐王朗亦一時名士何不識好反  
 怪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合  
 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  
 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來得朗大驚  
 急回馬來迎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孫郎每虧周郎接  
 功居多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眾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  
 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眾軍四門攻打  
 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嚴白虎曰孫策  
 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

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  
 出幾如勾踐之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眾將計議孫靜  
 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渣瀆其地離此數  
 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孫權有叔策  
 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郎不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  
 疑兵連夜徹圍南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趕可  
 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取  
 渣瀆其意實在會稽孫郎兵法頗妙非徒勇也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眾人來  
 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烟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持疑周昕曰孫策走  
 矣特設此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  
 渣瀆我引部兵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渣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隄防  
 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

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所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餘眾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抗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入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此人亦先立功而後出姓名與前文一樣筆法策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命叔孫靜守之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有如此用命之將安得不與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

驚帳下董襲曰某會與海寇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箇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因薦醫迷井薦一薦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急於求醫更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為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先拜後問醫是為其賢士而用之非專托其請醫生也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佗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華佗先於此處出現乃待為上賓請視周泰瘡佗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佗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托不還孫堅匪重而不出袁術賴重而不還皆以此重為奇貨不知在人不在重猶之在德不在鼎也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弋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

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鹽殊  
爲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  
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此卷書以備始亦以備終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  
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東圖虎豹 却來徐郡鬪蛟龍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濟水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備相  
報之道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使備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  
而遂求婚於布相取之謀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內

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爲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  
在秦而晉嘗絕秦况呂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術不有其同  
族之兄何有於異姓之戚安在疎不問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  
有於父母則背之於兒女則摺之者於兄弟則背之於外戚則  
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  
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爲楚非爲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  
危其勸和也爲已非爲備也張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爲秦所  
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  
爲劉爲曹而非爲布也惟布本不爲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許備  
而射戟之時口口爲備矜德色于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珪

不惟不為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謀口口為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于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譎而戰國策無三國志之巧真絕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蓋以其為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僞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真為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于繡何也曰卓之死為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為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靈岳記曰先齊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善霸蜀宮無

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

摹寫典章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前番是除今番是現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後講呂布甚喜賴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兒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郡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  
讐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  
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  
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為我害若袁  
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  
遂點兵起程呂布從來沒主張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  
東南劄下營寨書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形容得玄  
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  
離縣一里西南上劄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  
書于呂布責其無信袁術先會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  
都不怪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此非飲宴時豈欲

絕竒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  
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去得關張隨往到呂布  
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且不明言解異日得志不可相忘  
與白門與白門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  
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  
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同  
一驚一驚紀靈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數萬之衆而  
不足懼也不足懼也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此句着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  
大耳兒乎此句又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為何布曰玄德與布乃  
兄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且不明言救靈曰若此則殺靈也  
此句更着此句更着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兩家解  
之絕似今日靈曰請問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布曰吾有一法從天



所決且只含吐不乃拉靈入帳與立德相見兩人不以兵戎相見而以酒食大奇二人

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主居右而客居左且教設

宴行酒今大阿哥慣要備酒替人和事益有所觀餽于其間也酒行

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問談且立德無語靈曰吾奉

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

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呂布提之如兒童稚則你比百萬黃巾

何如你敢傷我哥哥有玄德之無語少關公急止之曰你看呂將軍

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有張公之發作少不得開公之

多聽處事者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爾廝殺是收自放今

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廝殺情景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

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本是解和却故布曰我勸你兩家不

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揷定乃回顧紀

靈立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

罷兵方說出解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

力拒之魯仲連聊城一矢難為了燕將只為得一邊不若紀靈私忖

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

廝殺未箇度其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

酒讀者至此將拭目觀射矣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

他射得中便好寫一箇視其必中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

弓叫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絕妙一箭正

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讀者至此後人有詩贊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 曾向轅門獨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猿直欲勝由基  
虎勦弦響弓開處 雕翎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 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其意擲弓于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  
應前從天所決 盡在天命等語 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  
 一大觥處處爽 玄德暗稱慙愧應前暗 紀靈默然半晌應前告布曰  
 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  
 之便了一一枝箭消繳 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  
 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  
 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  
 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正項軍糧且不肯發今  
自送落二十萬斛豈不 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  
 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一把如提童稚之時 兼有徐  
 州之地若布與劉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已

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  
 乃疎不間親之計也賄賂不中變為讐敵讐敵不便變為婚如愈出愈奇  
 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術稱  
 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為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  
 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為正妻後取貂蟬為妾及居小  
 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唯嚴氏  
 生一女布最鍾愛補敘 當下嚴氏對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  
 多糧廣早晚將為天子為後袁術 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  
 不知他有幾子確是屬 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  
 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人家婚姻多憑婦人作主 布意遂決厚款  
 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胤送至徐州呂  
 布受了設席相待留于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

又一箇幫做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  
與奉先聯姻意在取劉立德之頭乎道一語胤失驚起謝曰乞公墓勿  
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為後陳  
布絕婚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  
親何如一箇便去催妝胤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  
矣宮遂辭別韓胤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於  
何日結親布曰尚容徐議宮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  
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帶  
玉璽早晚當為帝今從天子例可乎是何言與與嚴宮曰不可布曰  
然則仍從諸侯例宮曰亦不可等不及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  
宮曰亦不可及一季布笑曰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然則  
月亦等布曰然則公意欲如何宮曰方今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

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妬者乎若復遠擇吉期或竟乘我良  
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其言亦為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  
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求我庶士另居別館然後  
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告嚴氏連夜具  
辦妝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  
送出城外諺云朝種樹晚乘涼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聞鼓  
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  
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  
將軍死至特來弔喪故作驚人語婚喪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  
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立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求親其  
意蓋欲以公女為質質物猶可質人不堪隨後就來攻立德而取小  
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

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啟兵端也言袁術將况聞袁

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為天

下所不容乎言天下皆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命張遼引兵迫趕至

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高祖刻印銷印正見其有決斷連韓胤都拿

回監禁不放歸去殊非待却令人回復袁術只說女兒收區未備俟

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解韓胤赴許都惡極妙極又布

猶豫未決忽人報立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為將者

本分事何足為怪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

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二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

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詐放山賊搶劫馬匹去了此是醒時奪呂

布聽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關張飛立德聞知大驚慌忙領軍

出迎兩陣圍處立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驍門

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立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

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

賴張飛挺鎗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快人快語布罵曰環

眼賊你累次渺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

不說了妙妙其言又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鎗來迎兩箇酣

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立德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

四面圍定立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

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立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

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為

所害亦伏白門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立德與糜竺孫乾商議

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

此為上策立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立德令

第一十二回

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雖皆因翼德起釁然實陳宮搆之也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好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麋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又是一個呼賢弟的幸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不荅或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立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

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數語非為劉備實為曹操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操非不欲殺備但欲使呂布殺之袁術殺之必不欲自殺之也奸雄奸雄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眾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與兵犯關奪駕處如奇操大怒欲與兵討之又恐呂布來侵許都乃問計于荀彧或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立德解和荀彧前欲使二人相和變向百出布喜則不思遠圖矣

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齋官詰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為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眾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自今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為下文攻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劄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因酒及色阿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麗問之即繡叔張濟之妻也其人叔之妻以媚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以軍中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

威名今夕幸得瞻拜今夕何夕良人操曰吾為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忽將大人情賣與婦人確是醉後狂語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醜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郭汜之妻如張濟之妻淫皆黨惡之報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可稱歷次日移于城外安歇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奸雄如操至此亦流矣張繡家人密報繡繡怒曰操賊辱我大甚張繡尚有廉耻若使勢利無恥者當認曹操為繼叔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漏洩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為四寨刻期舉事賈詡之謀甚細密因畏典韋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觔日行

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于繡曰典韋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  
 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溜入他跟來軍士數內  
 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既請吃酒何不便于酒中置毒  
且何不竟刺曹操耶車兒計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  
 不及此蓋天未欲死操也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殷懃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眾  
 人隊裏直入大寨只敘得是夜曹操于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  
 人言馬嘶捉奸的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  
 二更忽聞寨後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是  
軍人失火只為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韋韋方醉臥唾  
主將要緊殺火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戟暗補車兒  
 筆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  
 挺長鎗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

兩邊鎗如葦列葦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力砍缺不堪  
 用葦即棄刀雙手提著兩箇軍人迎敵以雙入當擊死者八九人真  
謂以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葦猶死拒寨門爭  
 奈寨後賊軍已入葦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  
 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死典韋足却說曹操賴典韋當  
 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  
 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濟  
 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為肉泥馬泊六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  
 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即以  
 已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愛將愛子皆死  
操乃走脫操乃走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  
 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人家平虜被射于禁即將本部軍于路勸

殺安撫鄉民

為民殺兵乃真將軍

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趕

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

反可整兵迎之却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鑿安營

嚴如對敵者

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辯乃先

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即至若不先准備何以拒敵

分辯小事退敵大事退敵正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

出寨迎戰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

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

為後伏線

曹操收軍點將

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

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在

誇任勞使反敗為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

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治兵不嚴雖猛將如惇親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責况不得惇者乎

又設祭祭典韋操親自哭而奠之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

深痛獨號泣典韋也

此是曹操得人心處然必用自說便知其假

眾皆感嘆次日下令班

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齋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

書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

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

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

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枷釘了

真獨桌請媒人矣陳宮亦當陪吃一桌

遣陳登齋謝表解

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于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

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

而無謀輕於去就入字定評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

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

當為內應

為後賺呂布張本

操喜表贈陳珪致申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



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  
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為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為吾求徐州牧而乃  
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畧無一獲而汝  
父子俱各顯貴吾為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  
何其不明之甚也從容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  
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  
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張良以韓信彭越  
其語明是陳登捏出某問誰為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  
冀州袁紹荆襄劉表此四人前  
文已見益州劉璋漢中張魯此二人前文未  
為後文  
伏線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瘡正說話間忽報袁術  
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

秦晉未諧吳越關 婚姻惹出甲兵來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廩虎皮便為眾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共起而攻之曹  
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薄天子而不為正畏天下而不敢耳  
况所樂乎為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  
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其實而冒其名  
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則不可何也曰  
真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後其為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  
內削平四方實腹又必有羣臣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二

辭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焉則受之也愈遲而得之也愈固卽爲閔統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併大國僅存一二外而鄰境息烽內而人民樂附然而自天子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爲再世不拔之業今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尚在而羣雄角立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贊呂布張繡張魯劉表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盜竊名宇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不速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將愛將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君最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人之將劉備是也曹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過則知操之能爲將矣袁術攻徐之將于路劫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爲君矣民爲邦本故此卷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備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爲之構以離之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陽合之而又私相囑以欲其終離之初則爲二虎爭食之謀繼又爲驅虎吞狼之計未更爲掘坑待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爲其所弄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亦明知劉備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至於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軍令則自己之髮亦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思僭稱帝號此如舉動又可惡又可憐大會羣下議曰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有笑又可醜又可憐

天下今歷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久仰。薄視世三公只是自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眾人以為何如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積德累功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明公家世雖貴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此事曹操亦不取行而必留待其後人者正怕此一段議論耳術怒曰吾袁姓出於陳陳乃大舜之後然則不止四世三公矣以土承火正應其運又識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路正應其識當塗而高象魏門也此曹操之識袁術何得冒認又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多言者斬但問有羣臣者不聞有羣臣力諫而大遂建號仲氏建號仲氏想是虞舜第二房子孫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郊立馮方女為后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却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為曹操所斬補接前文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

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未二路應前文伏後人各領部下健將剋日起行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二萬使李豐梁剛樂就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為得聲勢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太路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此一段事又從呂布探聽處補敘出好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好箇皇帝兵乃急召眾謀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廷以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獻袁術其軍自退此時即殺陳珪父子袁術必不退兵陳宮此謀左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珪陳登沒主意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

吾觀七路之兵如七推腐草何足介意語多豪氣元龍會說大話亦會幹大事今人幹大事則不如元龍說大話則學元龍可歎也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珪曰將軍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曰試言之珪曰術兵雖眾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并可生擒袁術其計愈壯布曰計將安出珪曰韓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樂為術用若憑尺書結為內應更連劉備為外合必擒袁術矣此彼失其三路而我得其三路矣布曰汝須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曹操攻術張本并致書與豫州為後雲長助布張本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引兵至下寨畢登入見暹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為大漢公卿四字便打何謂呂布之人若將軍者向為漢臣今乃為叛賊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化為烏有竊為將軍

不取也揭其前功且袁術性最多疑將軍後必為其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後說出後患遲嘆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出布書遲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温侯以兵相應可也前欲兩處下書今說得此一處而彼一處不費力登辭遲急回報呂布布乃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裴陳宮引一軍出沂都敵陳紀一將敵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兩將敵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大將敵各領軍一萬餘者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二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是時二更時分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勳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前日替人和事今日自做對頭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

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旛四斗五方旌幟金  
瓜銀斧黃鉞白旄黃羅絹金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二刀立  
馬陣前如澤之塵大罵呂布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術將李豐挺  
鎗來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鎗而走呂布麾兵衝殺術軍  
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袁術引着敗軍走不  
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即前日  
前喝罵之馬弓手也○此時雲長獨來則知翼德是必不肯來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眾  
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奔回淮南去了術兵  
經戰真呂布得勝邀請雲長并楊奉韓暹等一行人馬到徐州大排  
筵宴管待軍士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  
為瑯琊牧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  
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於沂都瑯琊

一處屯劄以候恩命為後玄德殺二人張本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  
州為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反為虎添爪牙也登乃  
服父之高見殺義父人偏有父子却說袁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  
問孫策借兵報讐策怒曰汝賴吾玉璽僭稱帝號背反漢室大逆不  
道吾方欲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孫策甚遂作書以絕之思  
大哭之時今日始得一雪其憤使者資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何敢乃  
爾猶以年幼輕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發書  
後防袁術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今起  
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  
未可輕敵不如遺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為後應兩軍相授袁術必敗  
萬一有失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說曹操至  
許都思慕典韋立祠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收養在府應前事忽

報孫策遣使致書操覽書畢又有人報袁術乏糧劫掠陳留以劫掠  
強盜不似皇帝欲乘虛攻之遂興兵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  
兵十七萬糧食輜重千餘車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兵  
至豫章界士立德早引兵來迎操命請入營相見畢立德獻上首級  
二顆奇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立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奇操  
曰何以得之立德曰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瑯琊兩縣不意二人縱  
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飲酒間擲盞為號使  
關張二弟殺之盡降其眾今特來請罪此事只在立德口中操曰君  
為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立德其兵掠民者于禁治  
是痛快固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善言撫慰封為左將軍許於  
還都之時換給印綬得放布大喜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立德一軍  
在右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袁術知曹兵至令大將

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馬與夏侯  
惇戰不三合被夏侯惇搥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忽報孫策發船攻  
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  
萬攻北面袁術攻徐州分兵七路術大驚急聚眾文武商議楊大將  
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又動兵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拒  
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兵糧盡然生變陛下且統御  
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暫避其銳方纔稱帝術用其言留李豐樂  
就梁剛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卒并庫藏金玉寶貝  
盡數收拾過淮去了大飛却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  
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  
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  
官王廙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

一時之急屋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這策此時對屋依命  
 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  
 召王屋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不敢吝借但此  
 次屋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向孫策借糧不足  
可借頭亦可借乎借則屋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  
借矣未審何時得還不殺汝軍心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屋再欲言時  
 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屋故  
 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純用次日操傳令各營  
 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  
 填壕塞塹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操掣劍親斬於城  
 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純用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  
 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豐陳紀樂就梁

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盡  
 春城中收掠一空收之掠之得商議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  
 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  
 都待來春麥熟時伏後踐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決忽報馬  
 到報說張繡依托劉表復肆猖獗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洪拒敵不  
 住連輸數陣今特來告急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為劉  
 表疑兵使不敢妄動拒劉表專自已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  
 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與呂布結為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甚好呂  
 布領兵自回徐州操密謂玄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  
 計也前二虎競食驅虎吞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為  
 公外援陽使合陰使離奸甚話畢而別却說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  
 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又省却無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

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真是人民稱  
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賊之死天子封段煨為盪寇  
將軍伍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即奏張  
繡作亂當與兵伐之天子乃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  
月也正是麥秋時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  
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  
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逆與民除害方  
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  
斬首軍法甚嚴爾民勿得驚疑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百姓聞諭無  
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迺相  
傳送而過並不敢踐踏因糧于敵可也取糧于民不可也故無糧則  
騾操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了一大

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權許主簿曰丞相豈  
可議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  
權許眾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軍  
豈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  
自借郭嘉口中語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使人  
輕輕將死罪拋開以髮傅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當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前既借人  
借髮代頭無於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 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髮權為首 方見曹瞞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一面與雷敘張先  
二將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  
廉恥之人與禽獸何異隱然為其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接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戰只三合許褚斬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繡  
八城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見城壕甚闊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  
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於城邊作梯登又立  
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遶城觀之如此三日傳令教軍士於西門  
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那裏上城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謂  
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

強中自有強中手

用詐還逢識詐人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仲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斯誠善矣至於

郭嘉論袁曹優劣破曹之疑不減淮陰侯登壇數語若夏侯惇  
拔矢啖睛不過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吾  
獨於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  
德非德也但當日才勝術勝耳

操之哭典韋非爲典韋哭也哭一旣死之典韋而凡未死之典  
韋無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  
奸安得此一副急淚予荅之曰彼口中哭典韋意中自哭亡兒  
亡姪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着此着宜在先後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後先一着不  
得操欲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議其後也於是舍紹而攻布布旣  
平而後吾可安意肆志於袁紹此先後着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

既破術則約備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布和也備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呂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備既離術亦離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信不可及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更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欲哄我徽兵守西北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也曰然則奈何詡曰此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粧盡藏於東南房屋內却教百姓假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在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砲響伏兵齊起操可擒矣以詐待詐正繡喜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吶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誰知反遂命軍中密備鑿鑿爬城器

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壕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眾軍一齊擁入只聽得一聲砲響伏兵四起曹軍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勇壯殺來曹軍大敗退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繡直殺至天明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虔于禁俱各被傷此皆為城中却說賈詡見操敗走急勸張繡遣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應荆良曰策兵屯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擊之後必有患荆良之智亦不在賈生下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已統兵至安眾縣截操後路一面約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即同賈詡引兵襲操且說操軍緩緩而行故意緩行便至襄城到清水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奸雄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不由不哭耳此老得將士心慣用斯法因即下令

屯住軍馬大設祭筵弔奠典章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  
其所以親自拈香哭拜者祭典章畢方祭姪曹安民及長子曹昂  
歎正要使三軍無不感歎耳  
先祭將而後及并祭陣亡軍士  
不是為亡的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  
姪與子是妙用  
不是為活的前  
也都致祭  
不是為馬正欲感人  
忙中  
次日忽荀彧差人報說劉表  
助張繡屯兵安眾截吾歸路操答或書曰吾日行數里非不知賊來  
追我然我計畫已定若到安眾破繡必矣君等勿疑  
妙算先定此便  
催軍行至安眾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乃令  
眾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  
前黑夜爬城我中彼伏兵之計今黑  
妙及天色微明劉表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入險  
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眾界口於隘外下寨  
彼方飛險我能出  
險所謂用兵如神  
劉表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  
計繡曰容再圖之於是兩軍集於安眾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

犯許都星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繡  
欲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之必敗  
故且說不出  
劉表曰今日不  
追坐失機會矣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  
後隊曹軍奮力接戰劉表兩軍大敗而還  
截之者繞其前而不勝逐其  
後則宜勝矣而又  
不勝殊出意外  
繡謂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今可整兵再  
征追之  
奇語  
似戲繡與表俱曰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今番追去必獲大  
勝如其不然請斬吾首  
故且說不出  
繡信之  
對他  
劉表疑慮不肯  
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  
繡乃深信  
繡言  
操兵果然大敗車馬輜  
重連路散棄而走  
不敘戰只敘敗省筆  
曹兵一敗之後忽得  
往前追趕忽山後一彪軍擁出  
在此處且不說是何軍  
收軍回安眾劉表問賈詡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後以敗  
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願公

明教我讀者亦垂 謝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

雖敗必有勁將為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

夫操之急於退兵者必因許都有車既破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

不復為備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必敗必勝之故至此方

料中後之追不在曹操料 謝表張繡俱服其高見說明蓋前之追在曹操

詔勸表回荆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聞

報後軍為繡所追急引眾將回身救應補叙前文 只見繡軍已退敗

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數語

軍口中點 操急問何人那人綽鎗下馬拜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

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至此方敘 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

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喜封之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

防表繡李通謝而去忽來隨即去 操還許都表奏孫策有功封為

討逆將軍賜爵吳侯遣使賁詔江東諭令防勦劉表操回府眾官參

見畢荀彧問曰丞相緩行至安求何以知必勝賊兵讀者也 操曰彼

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昔日書

至此幾說明 前有賈詡論兵此荀彧拜服 賈詡當亦服之即郭嘉入

操曰公來何暮也嘉袖出一書白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言欲出

兵攻公孫瓚特來借糧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

生他議遂折書觀之見其詞意驕慢隋李密致書于李淵詞意驕慢

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劉項之不

敵公所知也隱然以高 高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

敗公有十勝論紹兵雖盛不足懼也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

勝也大英雄不拘細節 紹自謂四世三公故以繁紹以逆動公以順

率此義勝也扶天子以令 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糾此治勝也前有子產治鄭後有孔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  
 簡內明用人唯才此度勝也如袁紹為盟主時不責袁術之罪紹  
 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此袁曹第一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  
 待人操何仁之有但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每疑田豐  
 也當曰才勝耳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法度嚴明乃真文紹  
 或信郭嘉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法度嚴明乃真文紹  
 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如後文袁紹  
 頓兵不進而操能以十萬之衆破紹兵八十萬是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總結一句  
 說操之十勝已舉于中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苟或曰郭奉孝  
 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相合紹兵雖衆何足懼耶嘉曰徐州呂布  
 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孫瓚我當乘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  
 然後圖紹乃為上計否則我方攻紹布必乘虛來也許都為害不淺

也敷陳十勝十敗之後讀者必將謂攻操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苟  
 或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報方可動兵為後漏操從之一面  
 發書與立德一面厚遣紹使奏封紹為大將軍太尉兼都督冀青幽  
 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吾當相助好紹得書大喜便進  
 兵攻公孫瓚便是謀且說呂布在徐州每當賓客宴會之際陳珪父  
 子必盛稱布德待呂布只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  
 軍其心不可測宜善防之此面諛人者必腹算人者布怒叱曰汝無  
 端獻讒欲害好人耶聞忠言則怒為獻讒聞諛言則信為好人奉先  
 宮出嘆曰忠言不入吾輩必受殃矣意欲棄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  
 被人嗤笑此時若去誰來笑你乃終日悶悶不樂一日帶領數騎去  
 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如此穿插接  
 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小路三字細甚正問曰汝

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好宮令搜其身得  
 玄德回荅曹操密書一封前日曹操密書是玄德後堂取去今日玄德  
 札今未見來東總宮即連人與書拿見呂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  
 各看得一半耳書的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使者差矣  
 那裏有寄  
 書的反瞞着魚應。前慌  
 不能答此亦荅猶不答布乃拆書細看陳宮不先拆俟呂書畧曰  
 布手折俱細甚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  
 若與大師備當為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見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  
 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結絕了假皇帝  
 強盜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  
 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立德令宋獻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為三  
 路救應本是操欲攻布却反致  
 布先發作又出意表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  
 有人報知立德立德急與眾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

誰可去許都告急塔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立德同鄉人姓簡  
 名雍字憲和現為立德幕賓立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  
 援此番莫又  
 遇陳宮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立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  
 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  
 妹嫁與立德為次妻立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  
 護妻小此中又夾敘間事正見立德托人不苟  
 不似呂布妻小之托于宋憲魏續也高順軍至立德在敵  
 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  
 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磨軍攻城立德閉門不出次日張遼  
 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從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於賊惜壯士。為後日  
 門樓相救伏線張遼低頭不語好張  
 遼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更  
 不以惡言相加亦不出戰豪傑愛  
 遼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便出迎戰  
 早有人報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

退好張飛欲追趕關公急召入城飛曰彼懼而退何不追之關公曰  
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自悔之心故不與  
我等戰耳好漢識飛乃悟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  
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眾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  
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文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  
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表與繡合不足慮郭  
嘉曰今可乘其初叛眾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即命夏侯惇與  
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  
細事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  
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立  
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  
糜芳守家自已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

空城出屯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  
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  
縱馬追趕順遶陣而走惇不捨亦遶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  
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  
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好痛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於  
口內啖之惇此時面上一眼腹中一眼外觀一眼內視已之視  
娘仍復提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隄防早被一鎗搠透面門曹性  
反多一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  
便回高順從背後起來麾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  
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立德恰好呂  
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來攻立德關張三寨正是  
咬睛猛將雖云戰 中箭先鋒難久持

未知立德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辯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爲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  
布也及令備當淮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  
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其隙構呂布則有其隙矣  
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違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立  
德而外面却處處保護立德乃立德心中亦步步隄防曹操而  
外面亦處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  
目

立德常曰元龍河海之士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臥百尺樓上

則元龍之爲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於  
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則  
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立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爲圖操之地  
予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  
防布既能以利厚結之而使爲我用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  
爲我害是爲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疎虞立德其見  
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爲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母同  
乎曰不同牙爲利也安爲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爲  
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不爲過也雖然呂布之戀  
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唯立德爲得其中不得不棄而



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曹家人截嫁欄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吃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爲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柳釘韓胤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邳是打燈接着新轎軍中得勝鼓疑是娶親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展閨帳國丈自馱着貴如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迎只爲惡識了天使伐柯詩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光星犯着紅鸞戰通宵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戒酒先特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未請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目要吃酒却戒他人不吃酒張飛怪得高懷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呂布怒得沒趣送

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定當引爲腹心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婿先飲酒後領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老呂實不會打老曹呂布爲衆將打一人是分明打衆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戒飲爲多事呂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爲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當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如禁色呂布安能禁衆人之夫婦張飛殺過一夜酒風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之失還堪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聯又絕倒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

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  
騎奔回沛城今日狼狽奔回則知前不當盡出城外下寨 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  
 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殺事被呂  
 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  
 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此卷中以玄德棄妻劉安  
 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又失了小沛城此 呂布趕到玄德家  
 中麋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  
 曹公耳玄德常念韓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  
 公惟將軍憐之語亦 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前布與袁  
 德會遣雲長助之德會遣雲長助之 便令麋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為後糜竺登  
 故今以此相報耶故今以此相報耶 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  
 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補筆應前亦 且說

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孫乾先至開  
 參差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為之奈何先說兩弟後  
 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  
 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絕勝重耳過衛時  
 劉安殺妻劉安殺妻 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  
 安也是喜吃 當下劉安問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野  
 難得之便乃殺其妻以食之奇絕古名將亦有殺妻饗士者婦人不  
 以妻子為飲食更奇幸生亂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 玄德  
 以肉不知妻是狼乃當以劉安之法處人有溺愛悍  
 之若伯奢家誤認豬是人名曰獅子肉劉安家誤認人是狼曹操不曾吃  
 在呂伯奢家誤認豬是人名曰獅子肉劉安家誤認人是狼曹操不曾吃  
 得一塊猪肉玄德飽吃了一頓人肉不吃猪肉者反是惡人吃人肉者  
 反不天晚就宿不知劉安此夜至曉將去後院取馬忽見一婦  
 人殺於厨下不意取馬 臂上肉已都割去昨宵樂得此一臂之力  
 反忽見狼反忽見狼 臂上肉已都割去昨宵樂得此一臂之力  
 立德歸肉可復生此婦臂

肉安得立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設或不見不問則復生取其立念此殺

妻饗土者更奇立德不勝傷感酒淚上馬劉安告立德曰本欲相

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又是立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

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來到立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

旗下與曹操相見不必直到許都即於途中相遇好具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

事操亦為之下淚悲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其事甚奇不為一逆操乃

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金買駿骨百金謝狼肉一上黃金臺一但恐無人肯嫁之耳何也

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

夏侯惇損其一目卧病未痊文好操臨卧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

理安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臧

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文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

城操親提大軍與立德來戰呂布伏後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

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孫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

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

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此句是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

沛休矣令陳珪守徐州休矣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會言東方

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照應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

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八兒自有脫身之計埋伏

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為之奈何思慮登曰兒亦有計了是父

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

移於下邳只說錢糧不說妻小妙甚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為計

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此句待他遂令宋憲魏續保

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宋憲魏續筆法間警一面自引軍與陳

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開探曹操虛實主公方可行此

開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休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反問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書中約他放火為號殺入關中也此處尚不說明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

下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又反問得妙蓋孫觀等皆宮實為呂布心腹故必作如此語以誘布而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非公則此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正暗合關交得休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中之意亦是黃昏時三字有以啟之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以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騙呂布又騙陳宮兩官遂引眾棄關而走道兒登就關上放起火來謂不負書中之約亦可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自相掩殺只一陳登弄得他七顛八曹兵望見號火

一齊殺到乘勢攻擊陳登箭上三書中孫觀等各各自四散逃避去了

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前日小沛城上之箭麋竺在

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陳

不出使糜竺答話妙甚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假說妙若不如

呂布軍中為其所害也然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已往小沛賺高宮

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真是布令遍尋軍中却只見好宮

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

遼也奇布問之荅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救解不向

那邊叙去却從呂布這邊聽來是用虛筆與前文變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

賊只怕殺他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

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叙法虛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

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此時却布大怒正待

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突如其來

來得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

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寫張飛後不即寫雲長忽呂布料難抵敵

引兵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

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突如其來

看他寫關張之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

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畧作一頓此處點

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情致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劄

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岫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

遇補寫二人踪跡只用兩箇叙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

玄德悲喜交集叙得有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麋竺接見具

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敘事簡到操設一

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右玄德居左亦字呂布其餘將

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

將軍完陳珪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可知其在兖州時未商

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

投袁術矣慮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

防呂布外當袁術此是正意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

之亦不可忽也此是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

使立德當袁呂往來之要立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立德此時

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

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應前移且有泗

水之險照後曹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

候決水

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豈知此水反為我害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兵下寨

已定操統眾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

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此非誘布實欲用布也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主張不定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

今日城上之一箭不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為白門樓伏案○呂布如前日店中之一劍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為白門樓伏案○呂布

曹操安得懷恨耶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

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立德軍兵城外而致失小沛者為與關張俱出而城中空虛也若今陳呂所言則誠大善布曰公言

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聞

之百忙中忽閃出一婦人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

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

汝若肯死安得為他人妻只此一語便非貞婦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沒主意宮入見曰操軍

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沒主意宮曰

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又在陳宮口中帶將軍

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

事婚姻之事謀及婦人猶可言也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

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

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頓提前事如千丈孰知今又棄妾

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痛哭先以危詞動之後

繼之以哭不由文夫不聽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別來無恙○既謀之

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嚴氏之言詳貂蟬之言畧敘法俱佳布曰汝無憂慮吾有書戟赤兔馬誰敢近我盜馬盜戟作反觀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懼內人偏有詐多解說是宮出歎曰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極似李儒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飲酒二字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此計不出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日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讀著至此為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一軍忽分兩隊一到隘口時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此時捉住張遼不如此後日捉住郝萌

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我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為曹操奸計所誤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唇亡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借兵得他玉璽為質呂布借兵又要他女兒為質一是死寶一是活寶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來來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先過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王楷有失故郝萌引軍送之不意彼二人反走脫郝萌反被擒寫得變幻走張遼則寫雲長擒郝萌則寫張飛都好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又殺了呂家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玄德亦在約束之內各寨悚然玄德回營分

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  
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曹操不見有甚褒賞却反來說嚇何也又惹此  
公發作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  
玄德之意不過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耳然若以此關張應諾而  
語勸張飛飛必不服故以軍令當嚴為辭蓋段話也退却說許汜王楷回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救援布  
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將軍親  
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又會選日汜曰今日乃  
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不唯會做媒布命張遼高  
順引三千軍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箇送  
去次夜二更時分是戌未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  
提戟上馬只有隨新人的送娘那有肯新人的送爺只有益新人的  
人的戰馬紅羅那有果新人的鐵甲只有坐新人的花轎那有騎新  
可發一笑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

一聲鼓响關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  
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人在身上只  
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趙雲懷小兒却能衝陣呂布背女子不能突  
紅鬃赤會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眾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  
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前番是自己追轉玄德收軍徐晃等各  
歸寨端的不會走透一個呂布回到城中心內憂悶不獨呂布憂悶  
只是飲酒聊當送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揚出  
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揚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揚心腹將  
睦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此事只在報人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睦  
固只一句了因聚眾將曰張揚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  
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何如荀攸急止曰  
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



有謀而遲計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機會

可失若在袁紹必不肯聽此言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

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不消郭嘉說出荀彧早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漢陽

成作賀夫馬安知非福得馬安知非禍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將會飲總妻妾者既為游金之魚會賓客者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

五瓶詣布府稟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象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

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亦可謂詞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

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此語實啓命推出斬之罪不至此酒語註日

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合理合斬首今看眾將面

且打一百眾將又袁告打了五十背花與張飛打曹豹一搥打法但

然後放歸眾將無不喪氣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

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

水遶壕邊吾等死無日矣然則水可弔也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

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一箇商量要走一箇決

序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因馬想汝二人

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

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

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

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

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

成反要盜 三人商議定了 三人者或則托其防護妻小或則賴其引去奇幻 人之一手異哉 ○回思呂布同謀伐吾一語竟是一百五十五匹後槽偷馬 張飛奪馬是 一語竟是一百五十五匹後槽偷馬 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 門放出却伴作追趕之狀 也該飲酒賀喜 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 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 馬不曾獻與立德呂布 備言宋憲魏續抽白旗為號淮備獻門 馬友先獻與曹操 奇勾 備言宋憲魏續抽白旗為號淮備獻門 城 前三人商議時所畫之策乃却於此處補出 曹操聞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 今曹操射榜陳登書連射三封曹操榜文連射數十 正相對 其榜曰

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 誅戮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 官賞為此榜諭各宜知悉 前敘陳登書用補法今敘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

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 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打到日中曹兵稍退 此時宋魏二人不 也布少憩門樓 此門樓其即 不覺睡着在椅上 既非酒醉 宋憲趕退 左右先盜其畫戟 侯成盜馬宋憲盜戟正相對 魏續而先盜戟者反 是宋憲敘得 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縛住 不意 竟被縛於二人夫非二人之能縛布也布實自 縛於其妻妾耳 緊上二字對後縛太急句 布從睡夢中驚醒急 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 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 與韋之 擒一戟先落 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 為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 決之水出榜安民 敘事 一面與立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 提過擒獲一千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細作一團 真如布叫

第一十二回 魏續

曰縛太急乞緩之既已被縛何爭緩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陳登說他是鷹曹

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

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責備得是布默然其實沒須臾

眾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好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

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輕薄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

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亦責備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

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好嘲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

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問得宮大聲曰今

日有死而已操如此問宮必如此答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日活

來圖我而又獲之恩若竟釋之釋之而不降則竟縱之縱之而彼又

仁人君子之用也然而操非其倫也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

子何談及老母妻子中牟縣初遇時曾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

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並無一操有留戀之意假惺

託前城上射箭時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硬操起身泣而送之

假惺宮並不回顧硬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

怠慢者斬一味攆詐之詩諄母妻亦為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

硬眾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宮初獲操而不殺客店欲

矣而操不一活後人有詩嘆之曰

生死無二志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 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死日 誰肯似公臺

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

言而相寬乎宮何硬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

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為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布言如此備愈

矣操回顧玄德曰何如操意玄德答曰公不見了建陽董卓之事乎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妙極似布目視立德曰是兒最無信者即以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  
顧立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即不轅門射戟備未必死忽  
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未罵曹操先罵呂布未  
布怕死大衆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寫呂布陳宮張遼高順陸  
是妙人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後人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 當年呂布受擒時 空如赤兔馬千里

漫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望寬今太懦 養鷹休飽昔無疑

戀妻不納陳宮諫 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立德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 董卓丁原血未乾

立德既知能啖父 爭如留取害曹瞞

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

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可憐操曰可惜

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因今日之火甚起

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不覺露張遼全

無懼色引頸待殺所謂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

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

乞哀呂布無人救 罵賊張遼反得生

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衆心之從違奸臣  
心事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至於借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

受豈獨一弓爲然哉卽天位亦猶是爾河陽之狩以臣召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得復爲重耳矣  
善長之欲殺操爲人臣明大義也立德之不欲殺爲君父謀萬全也君側之惡除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殺之而禍及君父則不爲功之首而反爲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攻催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敘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爲受或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

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潛然淚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槩人人不同人人如畫真敘事妙品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袁術之僭其旣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將然也將之與旣厥罪維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與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托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於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爲董承咎也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立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立德曰此  
 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  
 保之為後文張遼士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恐他  
 了人情便說自家是戲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要殺則親  
 奸殺則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愛遠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  
 亦加一倍愛奸權變真不可及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  
 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昌豨未肯歸順  
 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  
 妻女載回許都未識貂蟬亦在其中否自此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  
 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  
 君封爵回來未遲操自欲取徐州而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曹  
 權領徐州為後文開公斬車曹張本操軍司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立德在相府

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立德軍功引立德見帝立德

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立德奏曰臣乃中山靖

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首卷中已敘過

中自敘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

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璋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侯

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

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

達達生豐靈侯劉不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

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則立德乃帝之叔也歷按宗譜章章可考正帝大喜請入

偏殿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

之叔朕有助矣帝亦有眼力遂拜立德為左將軍宜城亭侯皇帝面封設

宴款待畢立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曹操回府荀彧等

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為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為

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許都名雖

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何懼哉操不使備留徐州正是此意吾所慮者太尉楊

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為內應為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

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前彪實勸帝名操今操即害彪老賊大是忘本

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孔融自立德北海解圍因諫操曰楊公四

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

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勉彪官放歸田里彪則幸免而操之忌融自

此始議即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

怒即收趙彥殺之殺趙彥收楊彪二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

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業操曰朝廷股肱

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觀動靜者觀左右之順逆也於是揀

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

獵恐非正道絕非亡國之君之言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

帝不敢不從周宣王之獵於東都是天子當陽隨即上逍遙馬帶寶

雕弓金鈇箭排鑿駕出城立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

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滿朝文武獨許敘劉關張正為開公欲殺曹操張本曹操騎爪

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

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可

此時殺曹操不得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

立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立德領命上馬忽草中趕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起一兔立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將有曹操射鹿先有立德射兔以引之帝喝承轉過

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

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箭正中鹿背倒於草中失

其鹿為操所得正羣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

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亦可借乎操之

儼然迎受正以觀眾皆失色此句內伏下立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

卧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義氣凜凜立德見了

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立德欠身向操稱賀曰承

相神射世所罕及如此涵養是英雄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

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袁術竊玉曹操獨引不

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眾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立德曰操

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為國除害兄何止我立德曰投鼠忌器操與

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遲一時之怒輕有

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大有雲長曰今日不殺此

賊後必為禍立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輕言雲長耐不得却說獻帝回

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確

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為社稷之臣遙應

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迎

呼賀無禮之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異日曹操行兇

伏后此時獻帝密謀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

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

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伏完之死在後董承之死在先今却

品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

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



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托也因出一國威又帝曰董  
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日陛下左右皆操  
賊心腹倘事泄為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  
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却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  
家見詔可以晝夜晝策神鬼不覺矣衣帶詔之謀出自伏完而伏完  
在後文另作一事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  
讀者所不能測也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  
血寫之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  
錦襯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  
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  
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  
漢高祖容像帝曰吾祖高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將說自已承大  
先問高皇承大  
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

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  
基業與首卷起處  
遙遙相應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嘆因  
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鄧侯蕭何耶將命董承先  
說留侯贊侯  
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  
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方入正義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  
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  
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當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  
意只在帶却  
以袍陪之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  
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即入朝來  
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總只得立於路側施  
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  
故見賜承曰因念其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

急殺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  
 下來急殺急殺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  
 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帶不自解却自脫操親自  
 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  
 左右曰長短如何一邊着惡一邊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  
 袍帶轉賜與吾何如急殺急殺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  
 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嚇承驚曰某焉敢承  
 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脫袍帶與  
 承董承不肯獻操却偏要董承願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  
 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曹操細看袍董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  
 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踪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  
 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

放於桌上反覆尋之操見袍中無物故不更疑及帶良久倦甚正欲

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

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不用

尋着却用燈花燒出曲折之甚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  
 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爵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  
 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皇帝創業之艱難糾合  
 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書詔  
 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為下文隱几晨起復至書院中  
 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沉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  
 隱几而臥因一夜不寐之故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

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形容得承于燈花燒破處窺見血跡一様驚人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又為董承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只因一夜睡不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急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開口便要立盟書頗覺書生氣是文官身分各捨三族以報漢君其言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子服引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董承又引承曰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承得奏巧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避得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

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輯曰為國除害雖死無怨不用董承先說却用二人自說妙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亦用逆挑不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同一逆挑之語而董承聞之着急種輯聞之着惱各承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神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兩人自請至又各不同與眾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又一箇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又將袍帶一提何故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

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  
拂袖便起自來的幾嗟嘆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  
之彼來則拒之彼去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  
事吾尚氣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帶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  
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  
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純用逆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承  
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挑妙騰正告董承反說董承正告此用  
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寫馬騰與董承落落難合  
是也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  
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寫馬騰又是馬騰身  
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  
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飲血為盟天子刺血馬騰嚼血六人飲

血誠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其言亦不祥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  
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人少做不  
得騰教取駕行馬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  
共此人商議因外戚薦出一外戚又眾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  
出那人來正是

本因國舅承明詔 又見宗潢佐漢朝

畢竟馬騰之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